

上册

庐隐选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上册

庐隐选集

钱虹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56303

福建人民出版社

1056303

庐 隐 论

茅 盾

—

人们正在回忆着十五年前的“五四”，人们忽又听说女作家庐隐女士病死在医院里。

这是一个“偶然”。然而庐隐之所以成其为庐隐，却不是“偶然”的；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正象“五四”是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经济的“产儿”一样，庐隐，她是资产阶级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发展到某一阶段，便停滞了，向后退了；庐隐，她的“发展”也是到了某一阶段就停滞。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可是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这些青年，是“五四”时期的“时代儿”，庐隐，她带着他们从《海滨故人》到《曼丽》，到《玫瑰的刺》，到《女人的心》，首尾有十三四年之久！在这里，我们就意味着我们所谓“庐隐的停滞”。而因为时代是向前了，所以这“停滞”客观上

就成为“后退”，虽然庐隐主观上是挣扎着要向前“追求”的。

“我的不安于现在，可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庐隐，她在《玫瑰的刺》里这样说。可是她对于“现在”的认识却很模糊，她在《亡命》里说，“在我心里最大的痛苦，是我猜不透人类的心；我所想望的光明，永远只是我自己的想望，不能在第二个人心里掘出和我同样的想望。”这永远是庐隐“自己的想望”，庐隐她不曾明白表现在作品中；也许那篇寓言体的《地上的乐园》就是她的“想望”的象征，然而那只是一篇美丽的空想的“诗”，而且是“神秘”的“诗”。

读了那篇《地上的乐园》，人们会觉得在这里就伏着庐隐作品中“苦闷人生”的根，也会觉得就在这里也伏着庐隐“发展停滞”的根！

二

庐隐的第一短篇小说集是《海滨故人》。这集子里共收小说十四篇，大约是民国十年到十三年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一时期，正是所谓“五四”的全盛时代。庐隐那时正在“五四”运动的中心——北平，她还在女高师读书。“五四”初期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动分子。她向“文艺的园地”跨进第一步的时候，她是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的，《海滨故人》集子里前头的七个短篇小说就表示了那时的庐隐很注意题材的社会意义。她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找题材。

我们读了庐隐的全部著作，总觉得她的题材的范围很仄狭；她给我们看的，只不过是她自己，她的爱人，她的朋友，——她的作品带着很浓厚的自叙传的性质。但是我们却不能忘记短篇集《海滨故人》中间有七篇是例外。这七篇是她的初期作品，是同

在一个时期内写下来的。那时候，庐隐是朝着客观的写实主义走。例如《一封信》写农民的女儿怎样被土财主巧夺为妾，以至惨死；《两个小学生》写军阀政府轰打请愿的小学生；《灵魂可以卖么？》写纱厂女工；《余泪》写一个真正为“和平”而殉道的女教士；即如《月下的回忆》虽然只能说是一篇小品，但作者很沉痛地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怎样用他们的“帝国教育”来麻醉大连的中国儿童，用吗啡来毒害大连的中国成人。是的，那时候向“文艺的园地”跨进第一步的庐隐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虽然这几篇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还幼稚，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这几篇，虽然幼稚，但证明了庐隐如果继续向此路努力不会没有进步。《两个小学生》就很使人感动。我们看了这两位请愿受伤的小英雄的故事，我们明明白白看到那时候教育界的“正人君子”所谓“小学生无知盲从，受人利用”那些话，是怎样的卑劣无耻，替军阀政府辩护，我们看了这两位小英雄的坚决勇敢，我们忍不住要大叫一声：敬礼！

但是此后，跟着“五四”运动的落潮，庐隐也改变了方向。从《或人的悲哀》（短篇集《海滨故人》的第八篇）起到最近，庐隐所写的长短篇小说，在数量上十倍二十倍于她最初期诸作，然而她告诉我们的，只是一句话：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观苦闷。《或人的悲哀》中的主人公亚侠说：“我心彷徨得很呵！往哪条路上去呢？……我还是游戏人间罢！”（《海滨故人》页七四）《丽石的日记》中的主人公丽石，《彷徨》的主人公秋心，《海滨故人》中的主人公露沙，可说都是亚侠的化身，也就是庐隐她自己的“现身说法”。自然，我们也承认这一串的“现身说法”也有其社会的意义。因为这也反映着“五四”时代觉悟的女子——从狭的笼里初出来的一部分女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然而我们很替

庐隐可惜，因为她的作品就在这一点上停滞。

因为大约十年以后庐隐她写《归雁》和《女人之心》这两个中篇，她并没给我们什么新的，她这两个中篇依然是《海滨故人》的“继续”。虽然《海滨故人》中的主人公露沙的苦闷彷徨和《归雁》中的“我”，《女人的心》中的素璞，稍有程度上的不同，然而本质上是一样的，尤其是这三位女主角都是幻想很旺，非常 sentimental，有一颗“禁不起挑拨的心”！

三

《曼丽》是庐隐的第二短篇小说集。这本集子上有庐隐的短短的自序，告诉我们，这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以前四五个月里写的十八篇，是在她“从颓唐中振起的作品，是闪烁着劫后的余焰”。

一九二七年是民国十六年，离开《海滨故人》集的“问世”已经有三年之久了。这三年中间，庐隐大概没有什么“出产”。而不生产的原因大概是庐隐生活上的“伤痕”（她的爱人郭梦良死了）使她一时“颓唐”起来。

《曼丽》集所收的十八篇，一小半是小品文，题作集名的那篇《曼丽》也不是结构谨严的短篇小说。在庐隐的全部著作中，这《曼丽》集算不得怎样重要。但是要知道庐隐“发展”的过程，这《曼丽》集很给了我们一些消息。这集子上有瞿菊农的一篇序，他说：“这本小说集与《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例如《房东》一篇，《海滨故人》集子就不会有。《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热烈的感情，对于人生的感觉是直接

的；在这本集子里，所表现的感情是很深挚的，对于人生的感觉，似乎比较深切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练工夫。我并不是对这两本集子，有所抑扬，只觉得两本的内容的确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来作者生活上有变动，从前是春夏之气，现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我们对于瞿先生的意见有同感。《曼丽》集和《海滨故人》集内容不一样。但是瞿先生着眼在这两本集子里感情表现的方式，我们则着眼在这两本集子里的题材。一位作家在某一时期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他所处理的题材中也可以部分地看出来。《曼丽》集中除了几篇小品而外，大多数表示了作者颇想脱落那《或人的悲哀》以来那件幻想的Sentimental的花衫，而企图从新估定人生的价值。于是在《时代的牺牲者》，在《一幕》，在《憔悴梨花》，这几篇里，庐隐把婚姻问题和男女问题不当作单纯的恋爱问题而当作社会问题提了出来。在《风欺雪虐》和《曼丽》中，庐隐给我们看“恋爱失败后转入革命的女子”，以及大革命时代一个女子的幻想和失望。在《房东》里，庐隐怀疑了近代的“都市文明”，感染起“怀乡病”来。这些，都是《海滨故人》集子里没有的。这些，虽然观察的并不深刻，意识也不大正确，可是这些到底表示了作者颇想从她自己的“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里走出来。

这是庐隐第二次的“转向”。促成她这一转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她这一转动，虽然微弱到几乎不惹人注意，然而在她的“创作生活”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波澜。

四

庐隐她只在她那“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门口探头一望，就又缩

回去了。以后，她就不曾再打定主意想要出来，她至多不过在门缝里张望一眼。以后三四年中间，她的作品的生产量比前两期多了，可是内容还只有那么一点。

我们拿《灵海潮汐》和《玫瑰的刺》这两本短篇集来看罢，我们实在说不出这两本后出的短篇集和十年前出世的《海滨故人》的后半部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亚侠或是丽石，或是露沙，换了一身打扮，在《灵海潮汐》和《玫瑰的刺》里出现；打扮虽然不同，可是我们认得她们是十年前的亚侠她们呀！十年的颠沛生活使得她们的一个“化身”（《胜利以后》的沁芝，见《灵海潮汐》集）说：“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而今总算都得了胜利，而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自慰的念头一打消，人生还有什么趣味？从前以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废我们理想的生活，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避免事实的支配，超越人间的乐趣，只有在星月皎洁的深夜，偶尔与花魂相聚，觉得自身已徜徉四空，优游于天地之间。”（《灵海潮汐》页七）这不是《海滨故人》里那种“爆发式的感情”了，但这正是“爆发式的感情”必不可免的辩证法的发展。亚侠她们为了“找求人生意义”而苦闷，（虽然她们终于“找得”了人生的意义只是恋爱，）但沁芝她们却因为“发见了”人生终究“无意义”而悲哀。十年的时光不是没有痕迹的，亚侠她们老了！

即使在处理“恋爱问题”的时候，庐隐也更加显明地为“精神恋爱”说教了。《父亲》写了一个儿子对于和他一般年纪的庶母的爱恋，这爱恋是“精神的”。《恋史》也是这么一种色调。中篇《归雁》也不是例外。虽则《归雁》里的心理描写比较复杂得多，但主人公的故意“放浪”要使她的恋人灰心，这一“手段”出发的根源，还是为的她主张“精神恋爱”而对对方则不愿，

于是乎主人公不得不用这样的“苦肉计”以求“保全”她所爱的人，免得她一天一天消沉颓唐起来。

《女人的心》的主人公素璞似乎比《归雁》中的主人公“现实”一些，然而她那最后的办法也正和《归雁》里主人公最后的“手段”有点“异曲同工”。《树荫下》的主人公沙冷说：“我是一个最脆弱的人……然而我尊重情感的伟大，它是超出宇宙一切的束缚的，——然而我一面又反抗感情的命令，我俯首生活于不自然的规律下，……行云，你知道我平生最大的苦闷，就是生活于这不可调解的矛盾中啊！”（《玫瑰的刺》页二五一）这一句话，就说尽了庐隐作品中所有的重要人物的性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我们并不一定要反对一位作家描写了这样的“人物”，然而庐隐给我们看的，未免太多了，多到使我们不能不厌倦。

五

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她的前期的作品，（包括短篇集《海滨故人》及《曼丽》）结构比较散漫；《海滨故人》那样长的短篇作品，故事的结构颇觉杂乱，人物很多，忽而讲到这个，忽而又讲到那个，“控制”不得其法。她的后期的作品如《归雁》和《女人的心》就进步得多了。并且前期作品内那些过多的“词藻”也没有了。

庐隐未尝以“小品文”出名。可是在我看来，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锋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那篇“散记”式的《玫瑰的刺》也是清丽可爱的。今年的文坛大有小品文“值年”的神气，然而庐隐却在此时死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

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又天真又严肃的态度在她的小说中也是一贯，这是她叫人敬重的一点。）现在我们引她那篇《醉后》里的几句话收束这篇短论罢：

“我是世界上最怯弱的一个，我虽然硬着头皮说：‘我的泪泉干了，再不愿向人间流一滴半滴眼泪，’因此我曾博得‘英雄’的称许，在那强振作的当儿，何尝不是气概轩昂……”

“我静静在那里忏悔。我的怯弱，为什么总打不破小我的关头。我记得，我曾想象我是‘英雄’的气概，手里拿着明晃晃的雌雄剑，独自站在喜马拉雅的高峰上，傲然的下视人寰。仿佛说：我是为一切的不平，而牺牲我自己的，我是为一切的罪恶，而挥舞我的双剑的呵！‘英雄’，伟大的英雄，这是多么可崇拜的，又是多么可欣慰的呢！”

“但是怯弱的人们，是经不起撩拨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

（原载《文学》一九三四年七月第三卷，第一号，署名未明）

《庐隐选集》序

丁 景 唐

现在中年以下的读者，对于女作家庐隐大都是陌生的了。然而，在五四时期，庐隐是一位引入瞩目的女作家，是我国著名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成立时参加成立大会的唯一女性。当时她叫黄英，是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第一届的学生。她跻身于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耿济之、孙伏园、瞿世英等一批文坛名士之间。在群星璀璨的五四新文坛上，她是一颗光彩耀人的新星。在当时一些读者心目中，庐隐和冰心是齐名的。庐隐之所以为今天的读者所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的早逝。一九三四年，三十六岁的庐隐因难产而离开了人间。一九八四年是她逝世五十周年。

过早的逝世，使庐隐的艺术才华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十多年的勤奋笔耕，已使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痕迹。她一生著有数量相当可观的短篇和中、长篇小说，以及不少散文、诗、剧本和议论文章等。如果不是死神过早地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她是很有可能进入那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之列的。

庐隐是属于五四时代的。她参加过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下，她是以向往自

由、平等，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的姿态进入文坛的。她在学校内曾组织文学活动、编辑刊物，并开始写作。一九二一年，经过福建同乡郑振铎的介绍，庐隐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一个作家》。一九二五年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出版了，以后不断出版新作：《曼丽》（散文、短篇小说集。一九二八年）、《归雁》（中篇小说。一九三〇年）、《灵海潮汐》（散文、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一年）、《云鸥情书集》（与李唯建合著。一九三一年）、《玫瑰的刺》（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三年）、《女人的心》（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象牙戒指》（长篇小说。一九三四年）、《庐隐自传》（一九三四年）、《东京小品》（散文、短篇小说、杂文合集。一九三五年）、《火焰》（长篇小说。一九三六年）等。后边的几部，是在庐隐逝世后才出版的。茅盾用“未明”笔名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文学》第三卷第一号上发表过一篇著名的《庐隐论》，堪称力作。但由于茅盾执笔时尚未能看到庐隐逝世后出版的几本集子，因此对庐隐后期的创作思想自然无法论及。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庐隐的作品已经成为文学遗产，不仅值得鉴赏，而且还有不少课题有待于研究者的探索。

庐隐的作品，主要反映了包括她自己在内的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忧郁、徘徊和追求。正如茅盾在《庐隐论》中所分析的，“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而庐隐之反映“五四”时代，又有她独具个性的表现方式：直率、哀婉、缠绵中又带有矜持。在作品的艺术结构和表现（包括文字运用）上，由于庐隐有较高的中国古典诗词和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因此，庐隐的创作是具有民族色彩的，读来是亲切的。她的作品曾经在二三十年代赢得了相当

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女学生）的共鸣和欢迎。可是对于这样一位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作品又有社会影响的作家，近三十多年来，她的作品却无缘和读者相见；在多种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除了少数一、二种以外，很少对她有较为公正的评述，这无论如何是不公平的。现在女作家的故乡的出版机构——福建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庐隐选集》，这不啻弥补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资料内一个缺漏，而且将会受到现代文学研究者和读者的欢迎。

庐隐有她的成就，也有她的不足。她憎恨旧礼教，反对强暴，同情弱小。在跃登文坛之初，她写农家妇女、纺织女工、女传教士和小学生等等的遭遇，触及的社会面不算狭窄。随着岁月推移，其作品数量不断在增加，而就作品内容和思想主题面来分析却没有扩大，仍局限在写她自己一类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面和思想认识方面，发掘也不深。她探讨人生的价值，仍较多地围绕着恋爱和婚姻的问题。这或许就是茅盾所说的她创作上的“停滞”。一九三一年她写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曾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值“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部分稿件遭焚，未能刊完，后来庐隐将已遭战火焚毁的部分稿件补写，一九三四年二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的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中的女主角张沁珠的爱情悲剧是以庐隐的好友石评梅的一些遭遇为素材的。她对石评梅和高君宇的恋爱悲剧寄予深厚的同情，想通过这部小说为石评梅“留个永久的纪念”（《庐隐自传》）。但是，小说中的男主角曹君（长空）却不同于生活中的高君宇。高君宇是二十年代我党北方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而曹君却是缠绵于爱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者之所以把革命者的形象写得不真实，乃是因为她不熟悉革命者的思想和生活。由于石评梅和高君宇的爱情悲剧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同情，以这场悲剧为素材

的《象牙戒指》也曾在当时处于婚姻恋爱不自由的青年读者中有着影响。然而从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来说，它在庐隐作品中不是较好的一部；虽然它在艺术上，诸如情节的引人入胜，人物内心活动的刻划，以及某些场景的描绘，都比过去有所发展。一九三二年暑期，庐隐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火焰》，力图反映抗日军人的作战，并且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表现了作者爱憎分明的态度和不怕反动派压迫的勇气。虽然，由于作者对这方面的生活并不熟悉，小说写得不免概念化，但她在创作上努力突破自己的局限的精神，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则是应该肯定的。

庐隐在思想上的进步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了左翼女作家丁玲，传闻她已遇难的时候，庐隐在同年七月二日《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撰写《丁玲之死》的悼文，回忆了她与胡也频、丁玲的友好往来。庐隐为当年听到“胡也频以共产故被捕”的消息后“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如今又为丁玲的“遇难”而“不禁为中国文艺界的前途叹息”。庐隐在文中表示了自己同情革命、伸张正义的态度。庐隐在她坎坷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上，是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前进，而有成就的。

出版庐隐和现代作家的选集，有助于读者了解产生这些作家的时代，对作家的创作，也是一种必要的探讨和总结。理解庐隐和她同时代作家各有自己的不同风格，可以帮助今天的读者对“五四”新文学的面貌有进一步的认识，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或许不无裨益。

钱虹同志是刚跨出大学课堂不久的青年，她有志于研究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庐隐。她在大学毕业前就为写作《论庐隐的创作道

路》的毕业论文，开始搜集、整理卢隐的作品，编写了《卢隐著作系年目录》、《卢隐年谱》等资料，并参加了本书的编辑工作。她的努力，是应该给予鼓励的。她要我为这部收集比较齐全的卢隐作品集写序，我答应了，可是拖了不少时日，因为每当铺开稿纸，就会联想得很多。我想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有很多作家的作品应当有计划地编辑出版，完整而准确地反映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从而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长编，也可从宏观方面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作总体研究。这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建国以来，我们已经出版了《鲁迅全集》，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闻一多、朱自清和丁玲、夏衍、曹禺等许多作家的文集和选集。上海出版了二三十年代创造社、太阳社、文总、左联的四十余种影印期刊……。这些都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我又想到长期没有出版比较完整的左联五烈士的文集。直到近年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也频选集》，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修人集》和即将出版的《殷夫集》等。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七辑发表了一批左联五烈士的佚文和遗作，尤其难得的是遵照鲁迅五十年前的遗愿，将鲁迅保存了半个世纪的殷夫（白莽）自编《孩儿塔》未刊稿三十首第一次予以发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将出版《孩儿塔》全部诗作的单行本。我国著名革命文学家、诗人蒋光慈，已多年没有重印他的选集，为满足读者的需要，上海文艺出版社已开始出版《蒋光慈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也频诗选》、《戴望舒诗选》、《徐志摩诗选》等，广东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多卷本的《郁达夫文集》和《沈从文文集》，还有其它出版社也在编印现代作家的作品选集。《石评梅作品集》（多卷本）也将由书目文献出版社陆续出版。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作品集，还有被誉为三十年代“中国前进的女诗人”关露的诗文集，

也已有人在编辑整理，这些都是值得高兴的。

窗外春雨淅沥，不觉已是夜深人静，灯下拉杂写来，就聊以为序吧。

一九八三年春

（本文发表于1984. 1. 《海峡》）

上 册

论 说 · 杂 文

诗 · 剧 本

短 篇 小 说

书 信 · 自 传